

## 蜀 道 难

一	选定较远的路.....	1
二	好容易离开了汉口.....	6
三	说不出的情绪.....	14
四	托迹何处? .....	20
五	挤满了旅客的宜昌.....	27
六	登记, 登记, 登记: .....	34
七	废然思返.....	40
八	拥挤着 拥挤着.....	46
九	入峡.....	54
十	她顾左右而言他.....	61
十一	通融一间屋子.....	68
十二	神龙不见尾.....	75

## 一 选定较远的路

是早晨十点钟以后，马路上两边一个挨着一个的，挤拥着行人。临街的一扇楼窗，有人推开了，低头向楼下看了许久，情不自禁地叹了一口气：“汉口的人真多！危险危险！”他关了窗门，回转头来，看到坐下的三位宾客，笑道：“难得今日是个十分浓厚的阴天，又没下雨，到冠生园吃早点去吧？”一个穿草绿色中山服的人，口里衔了半截雪茄，斜坐在沙发上，笑道：“管它是晴天是阴天？我是照着我固定的秩序，吃饭，作事，看朋友。”主人笑道：“市民心里，都是这样，看到出了很大的太阳，一定说今天要留心。看到阴天，一定要说今天无事。每日早上，看天气，成了每个市民一种照例的工作。”另一位客道：“可是汉口市上的人，一天比一天拥挤。”主人道：“来者是源源而来，去者是一时走不了，当然……”房门卜卜敲着响，接着有个娇柔的妇女声问道：“李六平先生在家吗？”主人答道：“哪一位？请进。”门推开了，进来一位少妇，大家被她的容光吸引着，都将眼光加到她的身上。她穿了一件宝蓝色的上短衣，下配同色的短裙，衣服是敞着胸襟，露出了束腰的皮带。皮带正中，一个银质的环扣，于是隐约地看到，上衣里面，是白底紫条纹的绸衬衫。露帮紫带高跟皮鞋，套着肉色丝袜。一切是形容她为一高贵而又摩登的女子。主人翁李六平起身了，大家也跟着站起身。六平先介绍鲁这是白玉贞小姐，然后介绍在座的三位宾客是冯子安、黄中

强、朱蕩东三先生，接着大家让座。玉贞将那弯雪藕似的手臂，扶了茶几，放下那个白皮紫条沿边手提包，在藤椅上坐下。她先道：“李先生，这几天你接到上海什么朋友来信没有？力华还没有消息？”说时，在她那鹅蛋脸上，微皱着她那两弯细眉毛。虽然是悲苦的样子，而在座的人还觉得是美。那一双圆长的眼睛，簇拥了一圈长睫毛，是有人醉心的。她很无聊地抬起套上了一双金手镯的光手臂，理了一理耳朵边的长发。她那头发长长地披到肩上，在末端有几层云勾卷，直沿着两边，卷到鬓上来，齐着前额的留海。发稍上，绑了一根鹅黄色的丝辫，在左边，拴了个蝴蝶结儿。看她全身，是在静雅中透着艳丽，大家的目光，都在她身上注射着。六平斟了一杯茶，两手捧着送到她面前放着，笑道：“白小姐，你不必昼夜老放在心上。老放在心上，于你也没有什么好处。”说时，仍退回她对面椅子上，向她坐着。玉贞道：“我怎能不放在心上呢？我们一向的感情就好。记得在南京他送我上船的时候，握着我的手说：‘我们从此不见面，是情理中的事。以后还可以见面，却是例外。’他的志向，和他的职务，加上这久没有通信，教我怎样放得下心去。我看是凶多吉少吧？”六平笑道：“不过力华为人很机警。绝不至于有什么危险。”玉贞端起那杯茶待喝，放靠了嘴唇边，却又放下了，因道：“今天我是有一件事，要请李先生帮我一个忙。”六平道：“论起我和力华的交情来，我是尽力而为的。不过现在一班朋友，都很困难。”玉贞笑道：“李先生你误会了，我并不向您借钱。”六平红了脸，苦笑了一笑，有话正待要说。玉贞接着道：“我住在汉口，原是想得着力华一点消息。既得不着他的消息，我就不必在这个海里挤着，可以去另找个安身立命之所。可是

现在向哪里走呢？香港，生活费太高了。长沙是近一点，许多人说，那里反不如汉口好，也有人劝我到湘西去的，湘西地方大得很，住在哪一县呢？于是……”六平正透着难为情，要开口遮掩过去，便接嘴道：“当然是入川为妙。要找事，重庆为宜；要住家，成都为宜。白小姐既无在武汉之必要，是越走着远越好。你简直就上成都去吧，那边有什么熟人没有？”玉贞道：“我生长在北方，到南方来还不到一年，四川地方，我怎么会有熟人？在南京所认识到的力华的朋友，除了武汉以外，就都在长沙，湘西也有些。人生地不熟的，我一个人跑到四川去，总感觉不好。”在座的那位冯子安先生，穿了一身挺括的西服，每当玉贞说完了一段话，他脸上，就涌出一片笑容，屡次要插言而未得。这时他有点忍不住了，便笑道：“现在许多机关入川，随了机关去的公务员家眷，也是牵连不断。这些人，无非是在南京常见着的人，这里不会少着亲戚朋友。譬如我们现时在汉口，马路上随便兜个圈子，也可以碰到熟人，这就是个明证。”玉贞对他看了一眼，依然是向李六平道：“我一个年轻妇女，只身走几千里，总得有个日的才好。将来，有一日和力华见面，我也可以说得有个所以然来。”六平点点头道：“这话我倒也赞成。不过我上次和白小姐提到过，主张你到大学去借读。一来，可以利用这流浪的时光，再求一点学问。二来，当学生花钱有限，听说还可以贷金呢。”玉贞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自从离开了中学校的大门，现在只有几个方块儿字还写得来，其余都还了先生了。”六平笑道：“这是白小姐自谦的话。要不，找点工作也好。”玉贞道：“我也是这样想。虽然手边还有几个川资，就这样过流浪生活下去，总也会坐吃山空的。不过在长沙武汉找工作，

多少还有一点机会。重庆这个行都是刚刚建设……。”那位冯先生又接嘴道：“不知道白小姐可有志于教育？若是愿意的话，兄弟或者能帮点小忙。”玉贞听了这话，不觉微站起来，点了一下头坐下，笑道：“但不知是中学是小学？我担任不下来吧？”冯子安道：“有两个中学，现在要搬到四川去办……”李六平插嘴道：“对了，冯先生在教育界最有办法。他最近就要入川。白小姐若是愿意到四川去的话，可以请冯先生到四川去接洽好了，写信来通知。”冯子安道：“兄弟以人格担保，决无问题。用不着写信通知。兄弟先到重庆约莫一个月左右，就上成都。白女士到了重庆，直接找我去就是了。我现在就可以留下地点。”玉贞端起那杯茶来，微微地抿了几口，因问道：“但不知冯先生什么时候到四川去？”冯子安道：“我已买好了船票，后日就可以走。”玉贞笑道：“对于买到了船和卧车票的人，我们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羡慕情绪。昨天到民生公司去随便打听一下，登记买票的人，已经有一千多号。就算一天走三百人，也要三个星期以后才买到票。而况这民生公司的船，还不能每天有。听说在宜昌等买票的人更多，连茶馆里都住的是人，这让我真有点望之却步。”说着，微笑了一笑。李六平看她那意思，倒不拒绝入川，便取了一支烟卷吸起来，靠了沙发靠，微昂着头，缓缓地向外喷了烟，先向冯子安道：“假如白小姐到四川去，子安兄一定能帮一点忙吗？”子安正了颜色，很肯定地道：“那是当然的。六平兄，你总应当知道我，我说话向来负责任的。”六平又掉过脸来对玉贞道：“若是目的在找一个安全的地点，当然是选择一条向西较远的路去。既有冯先生肯负责找工作，白小姐就入川去罢。”子安又接嘴道：“多不敢说，一百元靠近的月薪我敢担保。白小姐

既是在北平生长的，到成都去最相宜。成都一切情形同北平是具体而微，白小姐在那地方，一定很适宜。”玉贞笑着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也这样听到人说过。”六平道：“那末，我们来和白小姐决定，就是这样办吧，到四川去。”其余两位客人也都插言说，既是在成都可以找到工作，到成都去好。玉贞将手抚摸着茶几上那个皮包，沉吟着缓缓地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是一个熟人没有，那未免太孤寂了。”那冯子安先生听了这话，胸脯微微一挺，似乎有两句话要说出来。但是他目光一扫，看到其他的客人脸上带了微笑，又把话忍回去了。李六平笑道：“我想这没有多大的问题吧？像白小姐这样的人，无论到哪里去，也少不了朋友。譬如白小姐在学校里教书吧，只要过了几天，学校里同事全熟识了，不就有了朋友吗？”玉贞道：“不过还有一点可以考虑的，就是力华万一出了险，或者在上海，或者在香港，寄了信到汉口来，我又接不着了。”六平笑道：“这更不成问题了，假如白小姐走了。无论他的信寄到武汉哪位朋友手上，一定也会把信给你转交过去的。再说白小姐一定是在香港上海两处，在朋友家里或亲戚家里留下了一个通信地点。这更好办，你立刻写两封航空信，通知朋友，说是你已经入川了。若知道了力华的消息，可以写航空信，到重庆或成都的邮政总局，注明留交信件。到了重庆，到了成都，你可以到邮政局去问，有没有你的信。有呢，他自然会交给你，这比请朋友转交要稳当得多。”玉贞道：“有这个办法吗？”六平道：“现在流亡到后方来的人，几个有一定的住址，不都是托邮局留交信件吗？”玉贞笑道：“若是有这个办法，我倒愿意入川。”她说了这句话不要紧，喜欢得那位冯子安先生心房乱跳，差不多那一颗心要由腔子里跳到口里来。

## 二 好容易离开了汉口

主人翁和那位力华先生，是当年在中学校里的同学。他的夫人流浪到了汉口，论情理是应当负保护之责的。所以玉贞前来问着向哪里去好？六平也就觉得应当告诉她一条安全之路。现在她答应入川了，总算地点不错。可是由汉口到重庆，有四千华里的水路，还应当替她计划一下，便向子安笑道：“你在轮船公司这条路打得通。你后天走，可不可以再弄一张票？”子安嘴里吸了一口气，又摇了两摇头，表示着困难的意思。玉贞道：“我并不急于要走。缓一缓也不要紧。”子安立刻接嘴笑道：“困难虽然困难，真要肯去想法子，未尝不能弄到票。我去努力吧。”玉贞道：“我不忙，冯先生不必费心。”六平道：“不是那样说，若是白小姐同冯兄一路走，船上有个照应。而且在宜昌换船，尤其麻烦，也好托冯先生帮忙。”子安突然站了起来，很兴奋地道：“这样罢，票算我答应了。无论如何，我在明天上午这时候，送一张船票到六平兄这里来。”他说这话时，那一分见义勇为的神气，一齐在面孔上现出。玉贞也起了一起身子，笑道：“多谢冯先生的好意。不过我还有点事情要料理，三五天之内，大概走不了。”子安听了这话，脸上倒透着有点难为情，面皮微微地红着，没有接着向下说什么。李六平在一边倒是看到这一点意思，因向玉贞道：“大概走是决定走的了。白小姐要走，这船票的事，还是要托重冯先生。”子安有了这话，颜色又好起来，笑道：“若

是迟几天走，船票更不成问题，我可以留下一封信来，放在六平兄这里。白小姐若是拿我这封信到公司里去接洽，大概没有什么问题。六平兄这里有信纸信封吗？我马上就写。”玉贞见这位冯先生作事，这样的热心，显然有点过分，于是也就随着起了烦厌的情绪，因道：“我还不能决定走不走呢，再说吧。”说着这话，她随着拿起了茶几上的手提包。六平笑道：“何必忙着走，我们一块儿到冠生园吃点心去。”冯子安笑道：“不成敬意，我来会个小东。”说时迟，他还带了笑容向大家望着，可是那时快，玉贞已是把手皮包拿了起身来，向肋下一夹。李六平觉得这人情是不能做的，只好站起来，送着白小姐出门去。玉贞虽然拒绝了冯子安的好意，可是在她坐着车子回家的时候，见马路上的人，像潮涌一般地挤着，也就感到这武汉地方实在不能向下住。回到寄住的女朋友赵太太家。那赵太太正喜笑颜开地向两位小姐说着话，在那小天井里，就听到她说：“你们到香港去，不能像在汉口这样用钱。那里的东西，全卖港币。”玉贞进了堂屋门，见赵太太手里拿了一封信，只管上上下下晃着，因问道：“怎么样，赵先生来信了？”赵太太笑道：“是啊！汇了一笔款子来，让我们到香港去。等我们到了，他就到成都去。白小姐若要到四川去，倒可以请他照应照应。”玉贞听了这话却添了一桩心事，主人翁走了，难道搬到旅馆里去不成。而赵太太顺口人情也不卖一个，并不邀着到香港去，显着是不愿和自己一路了，因笑道：“我也有办法了，决计入川。”赵太太道：“有了工作了么？”玉贞脸上带了两分得意的样子，笑道：“有了工作了，而且是重庆成都两个地方，随便我挑一处呢。”赵太太道：“那好极了，希望白小姐能在我们动身以前起程。这样，我们作主

人的，可以招待到底。”白小姐道：“赵太太还有多少天动身呢？若是在一个星期之外，我会动身在前的。”赵太太笑着点了点头。玉贞回到自己的住处背了主人，立刻皱起了两道眉毛，心想：真个到四川去，大老远的，没个熟人，一个女人怎么为生。哪个冯子安虽然说着极力帮忙，看那人一见如故，透着欠庄重，哪能够要求他帮忙。想着，想着，很无聊地两手捧了一张报，慢慢地看着。不看报还罢了，看过报纸之后，觉得无论如何，还是应当离开武汉。在屋子里闷想了数小时，还是出去看看女朋友。这一次出去，比较得长远，所得的消息，是张太太到香港去，刘太太回湘西沅陵老家，王小姐走得更远，到海防去。吴少奶奶带了两位小姑子，坐飞机上成都。她们是留恋北平的人，也到那成都去。她们先生在广东服务，她们是可以到香港去的，可是她们为了香港生活程度高，却情愿到成都去。要说年轻的妇女不宜走到很远的地方去，她们一位少奶奶，两位大小姐，又何尝年纪大？离开了家乡，哪里也是过日子。何必不找一个秩序稳定，生活低廉的地方去？当晚已经自己将自己的问题解决，预备明天去买船票。恰是当晚接到一封航空快信，叔叔婶婶已经由湘西取道贵州，到了重庆，不久要向成都去，希望早日入川，大家团聚。这就来不及等次日早上了，立刻坐了车出去，开始活动船票。第一个要找的，便是梁科长，他在交通界很有联络，到了法租界平安道梁公馆，梁太太正和两男一女，在屋里打牌。他们用一百五十元的月租，租了两间楼房居住。物件已是堆得很满，再加上桌外几个看牌的，已经没有了立足地方。电灯下面，只看到烟雾沉沉的，推开房门，就觉得一股子很浓厚的烟卷气味，随了盛热的空气，向人身

上扑着。梁太太看到说了一声对不起，叫老妈子看座倒茶，自己依然继续地打牌。玉贞坐在她身后，心不在焉地看了两牌，便笑问道：“梁科长什么时候回来？”梁太太手上正起了一副好牌，专心在十三张牌上，随便答道：“他过武昌去了，哪有一定的时候回来？白小姐找他有什么事吗？对我……阿！碰起碰起！”对门正打了一张红中，梁太太抽出一对红中来碰了。她已碰了双南风，立刻牌手和看的人一阵喧哗。玉贞觉得形势严重，不便开口来打岔，后来对门打一张九筒，梁太太将牌一推，站起来大笑说满了满了。可是上手也推开四张牌来，是九筒单吊，把牌拦了。梁太太一团高兴，变着冷灰，板着面孔，连说倒霉。玉贞觉得这时话更不好说，又看了两牌，起身告辞。梁太太正洗着牌，笑道：“真对不起，没有招待。白小姐找他是不是想找船票？”玉贞道：“对了。”梁太太道：“这几天，我和人弄了十几张船票了，不便再弄。过一个星期再说吧。”玉贞胡乱答应了一声，便下楼了。时已十时，不便去找人。次日早上，却带了丈夫的一张官衔名片，到一个运输机关去。这个机关，在临近法界的一座大厦里。一个大楼面上，横七竖八地摆了许多公事桌子，职员们正忙着办公。外面进来的人，向各桌子面前接洽着的，不是卧车票问题，便是船票问题。老远望去，就觉那些职员们的脸子，都不大好看。但是既然来了，不便回去。因找着一个职员问：“主任在这里没有？”那职员向旁边一间小屋里一指，不曾说话就走了。玉贞看那屋子是敞开门的，就径直走过去。见一个穿西服的人，口衔了雪茄，坐在写字桌边，望了望旁边两个坐着的人，爱理不理的。那两个人现出满脸失望的样子，起身要走。不过他们还作最后的恳求道：“假如万一有机会的话，请

和我们留几张船票。”他笑道：“不会有机会的。”干脆，他连一个空洞的愿心，都不肯许下，还打听什么。正待转身要走，倒是那位主任眼快，向送文件过去的茶房低声问道：“那位漂亮小姐找谁的？”茶房道：“还不是想找船票的。”主任笑道：“你快把她请过来。”茶房过来，将玉贞引过去，寒暄了几句，主任看了她递过去的两张名片，笑道：“白女士要几张船票？”玉贞笑道：“还要多少呢？只要一张。”那主任道：“只要一张，那没有多大的困难。只要有人临时不走的，就可以补上，不过哪一天能补上，那难说，请你每天来一次。”玉贞笑道：“那未免太麻烦了。”主任笑道：“不要紧，我并没有什么事。无事来谈谈，我很欢迎的。”玉贞听了这话，不由得脸色一变，恰好有别人和那主任谈话，她趁了机会，就走出去了。心里另转了一个念头，中国旅行社，还没有去打听过，也许可以想一点办法。于是并不犹豫，坐了车子，径直到旅行社来。不想这汉口市上找车船票的同志，是比任何一种同志还要多。那旅行社营业部的人拥挤得像戏园子里一般，要排开了众人挤到柜台边去，恰是有点不可能。听到那些拥挤的人纷纷议论着。有人说，坐民生公司的船，还是直接到它公司里去登记省手续些。玉贞又没有了主意，只管退在人群后面，看那想不到办法的人，全都带了一分懊丧的神气低了头走出去。心里又想着，既是搭民生公司的船，当然是直接找它本公司便当些。好在相距不远，不妨再去试试。随了这个念头，又到了民生公司。站在柜台外面时，正有两个人在登记。那职员却是毫无留难，捧出登记簿子来，请他们填写。玉贞挤上一步，问道：“请问我们今天登记，什么时候能上到宜昌的船呢？”职员笑道：“那没有一定，也许两三个星期，也许一个多

月。”玉贞道：“为什么不能一定呢？你们现在登记到多少号，一天能走多少人，不是可以算出来的吗？”职员笑道：“当然是算得出来。现在登记有一千四五百号，每一只船，可以走一百人左右。”玉贞道：“一只船只能走一百人吗？”职员笑道：“船上不能全装登记的客人，有一半是……这个我不用说，大家都知道的。船也不能每天有一只开，所以要那末些个时候。”玉贞道：“没有法子通融吗？”职员笑道：“来登记的客人，哪个不想通融？”玉贞因为这句话有点外行，脸上透出一点尴尬的情形，登记手续也没有办又出来了。但她另发生了一种感想，觉得托人情去弄船票，还是比自己去找机关和公司，要容易得多。天气还早，趁了今天这股子勇气，再去找几个朋友吧。于是径奔一码头，渡江到武昌去。武昌城里，随处都有机关的眷属住着，也随处可以听到人家预备疏散的声音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托人弄船票，也是一件不识时务的事。早上出去，下午回来，毫无办法。次日又跑了一天，虽然有人答应可以想法，也是空口许了一个日期，并无把握。等三日换了一个方向，托了两个旅馆的茶房，请他们弄张船票。许了票到手，给十块钱的奖金。不料这十块钱的酒钱，都买不到一个茶房效力。一过四五天，已快到赵太太动身的日子了，船票还是无着。最后，想到李六平那里，不妨再去一趟，也许有办法。事情是那样难料，到他住的旅馆里见了面，他第一句话就埋怨着道：“怎么好几天不来？船票已经放在这里三天了。”玉贞道：“李先生和我买的票吗？这就好极了，我正为了这件事为难呢。”李六平道：“不是我买的。冯子安上船的日子，亲自送了一张房舱票来。”他说着，就把身上的皮夹子掏出来，摸出一张船票，两手捧着，送到玉贞面前。玉贞听说

冯子安买的，透着有三分不愿意，可是想到买票之难，又不忍拒绝了。因接着船票道：“这票钱就交给李先生吗？”他摆手道：“不，我收了也无从转交子安。你到了重庆，可以见着他的，那时归还他也不晚。”玉贞皱了眉道：“这我就不好收下了。”她说时，拿了票子反复地看着。六平道：“票是明日的船期，最好今天晚上就上船。这是民生公司的最大一条船‘民元’，坐着比较的舒服。失了这个机会，那又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了？再说，船票我也不能去退，白牺牲了一张票，又何必？白小姐把船票带回去，考量考量吧。”这么一说，玉贞倒真没了主意，只好收着船票，向李六平道了谢回去。虽然觉得冯子安这个人情是不应当领的，可是他也不在汉口，拒绝了，他也不知道。到了重庆把票钱还给他就是了。船票这样难弄，到了手不要，那岂不是一件笑话。她这样想着，也就没有什么不可走的决心。想到六平说“民元”是民生公司最大的一只船，那也就不妨到码头上先去参观参观。一个人在汉口住着，没有家，又没有工作，想到哪里，也就作到哪里。她这样想着之后，也就随着这个念头到码头上来。这还是十二点钟，若轮到明日早上开船，也还有二十小时的耽搁，照说是不急于上船的。哪知道码头上挑夫扛着行李箱子上船的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就摆了个长蛇阵。又听到旅客互相谈话说：“虽是铺位都对号的，可是客人超过了票位，连厕所里都有人占有。”玉贞听了这话，觉得不必再上船瞧了，立即回家去收拾行李，又买了一些应用的东西，到晚上十点钟，就带了行李上船。在这几个钟头内，已没有考虑到这船票是应当收下与否了。到了趸船上，便看到大包小捆的货物，堆积着随处都是，人只在货物缝里绕了走，便是有点儿空地，也让趸零碎货

物的小贩子，将篮子或担子塞住。经过趵船的跳板，一到这轮船边上，便是旅客搭的床铺和栏干成了平行线地拦阻着。行李卷和大小皮箱，塞住了床铺每一个角落。所幸送行李的脚夫，还能尽职，带着她爬过几堆行李，上了一段扶梯，走到船朝外的这边来，算是走到了稀松些的所在，暂时把行李放在人家行李堆上，寻找到票上那一号房舱里一看，铺位是个土字形上下双层，共是六张。现在屋子里，除了两张下铺上有三个孩子，一张上铺有一个大些的孩子而外，还有三女二男和两位老太太。坐是没有地方，有两个人就站在门口，一只脚在门外一只脚在门内。玉贞站在舱门口却看得呆了。茶房看到有客人来了，在玉贞手上接过了船票，查明是正中的下铺，先进舱去，把里面的人，疏散了一阵，接着把那铺上行李移开，再请玉贞进去。玉贞皱了眉道：“我的天，这样挤呀！”那一位老太太，坐在舱板上的行李卷上，笑道：“有这样挤的罪受，就是运气。我们动身了一个多月，好不容易才离开了汉口。”玉贞回想到过去几天找船票那分困难，也就微微地一笑。

### 三 说不出的情绪

这时候的船舱里，虽谈不到秩序两个字，可是谁买了的铺位，那铺位就归谁，旁人到底不能胡乱来抢夺。玉贞经茶房一番疏散人口，终于是把那床铺腾理清楚出来了，茶房笑道：“小姐你就在床上坐着吧。”她一共是四件行李，铺盖卷已是打开来着，铺好了床位。小提箱子放在床头被底下，大箱子放在床铺面前，和人家的箱子，互相支撑着，一只大网篮，却没有了地方可放了。在里面靠舱壁的地方，有一方木板斜支的独脚茶几，那下面堆了一个小铺盖卷，还有两只网篮，那茶几板不必支起，就放在网篮面上了。现在玉贞这个篮子推在床面前，将上下的路都拦住了。同舱的人便说：“我们也用不着什么茶几，那网篮索性堆在上面吧。”玉贞看了一眼，这舱里除了那所在，也没有别处可以放下。说了一声对不起，也就随它去了。这舱里到的客人，玉贞算是最后一个。忙过了一阵，也就不再骚扰了，大大小小的有七八个人，继续着话别。玉贞特别的一个孤身旅客，未免感着无聊，脱了皮鞋就在床上睡着。为了谨慎一点，本要把皮鞋放到床底下去的。不想伸乎在床下一掏，那里面却塞满了东西，休想放进去一个指头。对面床上一位老太太笑道：“鞋子塞在被头下，最靠得住，我们都是这样办的。”玉贞皱了眉道：“这样出门，连个上下内外全不能分，真是造孽。”一位送客的男子便插嘴笑道：“有一个房舱住，这是最上上等的旅行了。过了宜

昌，要换小船入川，那更难说了。”玉贞道：“还比这挤吗？再要挤，只好把人挂在烟囱上了。”那人笑道：“不信你向后看着，离着烟囱上挂人也就不远了。”玉贞听到这话，心里又添了一个疙瘩。但已上了船，也就不作另外之想了。舱里人说是挤的，舱外虽看不见，却听到是乱哄哄的，只得按捺下心思，一个翻身向里睡着。闷极了的人，白也容易睡着的。一觉醒来，淡黄色的灯光下，见各铺上人全睡睡着。因为人都睡了，舱面上放的行李缝里，只有尺来宽的一条空当，这也就展开了一套被褥，有人侧了身子，在那里睡着。本待下床来，打开房舱门，向外面走一趟，这简直就没有了下脚的所在。睁开眼睛出了一会子神，只得还是侧身躺着。朦胧中觉得船身有点摇动，同时也听到嗡嗡然船客说话的声音。坐起来看时，见房舱门开着，舱里的人都已起来了。舱门口颤巍巍的站着一位老太太，手扶了门，向两面望着道：“这是怎么走法？”玉贞心里明白过来，立刻在被底下取出皮鞋来，跳下了床铺，笑着叫道：“老太太，我们一块儿出去吧。”说着，就赶了上前来。伸头向房门外看时，栏干里的船舷，全用箱子板子搭了小窄床铺，只好让人侧了身子在行李缝中走。玉贞皱了眉道：“船已经开了，船上还是挤得这样满，来来去去真费事。”那老太太道：“虽然费事，要走总还是要走的呀。”玉贞随了老太太在外面走了一趟，足费了一小时的工夫。回到舱里以后，那位老太太只是念佛，笑着摇头道：“厕所门外面的人排了队伍站着，一个挨着一个进去，这太不像话。”对面床铺上一位老太太说：“听说到了宜昌换小船，那更挤呢，不知道在船上怎样过日子。”这句话提起了玉贞的观感，越加不快活。原来昨晚上关了舱门，舱里热烘烘的，让人头脑子发闷，随了

这股子热气是汗臭味，酱茶味，烂水果味。隔床睡了两个五六岁的大孩子，一个哺乳的母亲，带了一个岁把的小孩子。床面前网篮缝里，放了一只瓷铁面盆，小孩溺了大半盆尿，乳孩子的尿布竟成叠的放在舱板上，蓝布上涂着黄的屎浆，白布上涂着绿的屎浆，又腥又臭。这一晚上的嗅觉器官，受够了委屈。早上开了舱门，自己又出去了一趟，觉得舒服些。这时回到舱里，江风吹得正大。一位苍白头发的老太太，咳嗽个不断，乳孩子的母亲，怕小孩子受感冒，同时提议，把门关了。这舱里倒是男女有别，除了四个小孩，是两位老太太，两位中年妇人，一个在玉贞对面上铺睡着的，是一位小姐。看她戴着眼镜，衣襟上插了自来水笔，显然是一位学生。在她对于这些同舱的人说话当中，每每皱了眉听着。那一种不屑于听的状态，充分地在脸上发现出来，又可以证明她是一位大学生。玉贞想着，你只管有你的学问，犯不上巴结你，但对于其余几位女客，实在也太不守秩序，又懒和她们办交涉。其中还有一位女仆，是睡在行李缝中的舱板上的。白天，舱里没有她的地位，然而她是伺候那位哺乳太太的，时时刻刻要进出着。那舱门开一下子，合一下子，江风更是呼噜呼噜地向舱里头灌着。那咳嗽的老太太，对于这个行动，非常地反对，老妈子进一次出一次，都得喊一声“关上门来”。同时，上面铺位上这个半大孩子，开始唱起歌来。哺乳太太床上两个孩子，为了要饼干吃，又相对地哭着。这回想到晚上虽然有点臭气，究竟还落个清静，现在大大小小全噪聒起来，格外感着头痛。接着茶房陆续地向舱里送着茶水。茶水不曾送完，茶房肩上扛了一只大托盒，里面摆着许多茶碗。两个小孩子一同在床上跳起来，招着手喊着